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29

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时蔬好下饭

□南京 赵培龙

孩子们住的小区虽与我们只有“一碗汤”的距离,但由于平时工作忙,他们只有周末才能过来吃晚饭。每周这顿饭的菜谱非拉条建档动一番脑子不可。“鱼吃跳、鸡吃叫、蔬吃俏”,鸡鸭鱼肉花样翻新不算难,时令蔬菜与时俱进着实不易。为使菜肴色香味俱佳,查百度、刷抖音、上西瓜视频,我学到了不少厨艺,孩子们吃出了滋味。时蔬人人会做,各有巧妙不同。通过不断实践摸索,我在时蔬制作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体会。

一是常见时蔬做出花样。时蔬天生丽质,烹饪时尽量保持原汁原味,在“新”与“鲜”上做文章,做到赏心悦目过舌不忘。比如青椒、炒肉丝、鳝丝、鸡蛋、毛豆米、茭瓜、茄子、苦瓜、油炸虎皮、灌肉红烧;再比如茄子,酱汁红烧、蒸拌蒜泥、炒地三鲜、夹肉红烧;还比如丝瓜,炒蒜泥毛豆、鸡蛋、油条,蛋花余汤等,排列组合不马虎,一样菜做出多样味,使掌勺者与食者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莫名满足。

二是罕见时蔬吊足胃口。春季,香椿炒鸡蛋、凉拌鱼腥草、粉蒸嫩草头、蒲苻炖杂烩;夏季,凉拌马齿苋、枸杞头,清炒苋菜梗、南瓜头、

嫩藕带,酱炒冬瓜皮;秋季,腌花拌豆腐、焯秋葵拌蒜泥,小米辣炒山芋藤(长寿菜),紫苏叶炒鸡蛋。冬季,酸芋梗炒肉丁,腌萝卜缨炒毛豆,茼蒿、蒜苗、嫩姜拌云丝、豆干、百叶。稀罕菜品一二个,调剂点缀尝新鲜,津津有味享用美食之时,细细体味与周遭万物的休戚与共。

三是普通时蔬精做细作。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。有时还是要理解一下孔老夫子的挑剔。仅以小米辣炒西瓜皮为例。首先,西瓜要选藤绿、皮亮、水灵、声脆,九成熟捧在手上沉甸甸的;其次,洗净,破开,挖干净红瓤,切成指头长的薄片;第三,少许食盐腌制,尽可能逼出水分,之后放入冰箱冷藏一至两小时;第四,将腌软透亮的瓜皮取出清洗沥水,准备小米辣和蒜泥。最后,油放锅中烧至冒小气泡(七成热),放入小米辣、蒜泥炸香,倒入瓜皮大火爆炒,再放少许生抽、盐、鸡精调味,炒至八分熟起锅。这样,一盘白里透红翠脆香的炒西瓜皮就上桌了,看在眼里流口水,吃在嘴里嘎嘣脆。如此用心制作的菜肴,做的过程是艺术,吃的过程是享受,无疑是脍炙人口的下饭菜光盘菜,如果再佐以两杯小酒就再惬意不过了。

文人的故乡情结

□南京 魏鲲鹏

晚饭后和爱人依偎在沙发上刷短视频。不经意间,刷到去世的黄永玉大师,出生于湖南凤凰的他,听到稚嫩的童音说,黄老画的画比自己看上去的凤凰还漂亮,本来拖着烟斗随意半躺在沙发上的黄老,立即正了一下身子,郑重地回答:“我就照着好看的画的,我画的哪里有它漂亮。”说这句话时,黄老的眼神里满是对故乡的思念。此时此刻,内心不禁被触动,也许每个人心里对故乡都有这样一份难以割舍的情结吧。

联想到定居在北京的浙江籍著名作家余华,在接受央视主持人的采访时说:“故乡是一个神奇的地方……能够回去的地方只有一个两个,而能够去的地方很多。”他还讲述了自己2014年生病,得了很严重的湿疹,回故乡调养了五个月,什么药都没吃,湿疹就自动消失了。也许此时的故乡,在余华的心里还是一个能够疗伤的地方。

提起木心,这个驰骋于画坛、名垂于文坛的大家,相信略对文化感兴趣的人都会称赞。一首成诗于1982年的《从前慢》,充满了木心对家乡的思念,诗中截取记忆中故乡那冒着热气的豆浆小店和车、马、邮件以及锁和钥匙这些生活场景,寥寥数笔将故乡的市井、浪漫和精致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木心先生的故乡是浙江桐乡乌镇东栅,这里人杰地灵,风景优美。氤氲的灵气,滋养了诸如茅盾、丰子恺等中国文艺界的泰斗级人物。少时的木心家境优渥,受家庭文化的熏陶,他启蒙之后便开始博览群书。16岁时,木心离开家乡赴省城杭州,自此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。及至中年,家道中落,又因历史原因,郁郁不得志。

风吹哪页读哪页

□河北保定 王国梁

我习惯在旅途中带一本书,随手即可翻看。有一次,我和同伴们行至山野之间,玩得尽兴,不觉有些累。一行人席地而坐,有一搭无一搭闲聊。我则翻出包里的书,想在草地上闲闲地读几篇《瓦尔登湖》里的文章。清风荡漾,吹动书页,发出“哗啦”的声响。我忽然想起一句话:风吹哪页读哪页。于是我顺着风的指引,随意翻开一页文字来读,无比惬意。

风吹哪页读哪页,就是随心、随性。读书最舒适的体验就是这样,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,更没有功利性的目的,就是那么散散漫漫地读。不读读书万卷为下笔,不读书是进步的阶梯,不读书中自有黄金屋,只是单纯享受文字带来的轻松自在。

由读书说开来,其实“风吹哪页读哪页”也是人最好的生活状态。我以为,人生是分年龄阶段的,每个年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状态。年轻时应该活得有目标、有方向、有规划,而到了我这个岁数,可以让自己松弛下来,享受生命的愉悦自由。这两种状态不可颠倒,如果违背年龄规律,就会活得太拧巴。

年轻时,我也曾豪情万丈,那时有类似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壮志,做什么事力求提升自己,梦想着创造人生辉煌。为此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又一个标杆,够不着的时候就踮起脚,

后来,50多岁的木心乘着出国留学的大潮,以大龄留学生的身份前往美国纽约学习。因饱读诗书,学富五车,又在上海受过专业的美术教育,才华横溢的木心,很快在当地华人中崭露头角,并应邀开始了自己长达5年的讲学生涯。

1995年1月,禁不住对故乡的思念,木心从纽约悄然重回故乡乌镇。两鬓斑白的老先生,在桐乡转车时听到了未改的乡音,觉得“五十年未闻乡音,听起来有种麻痒痒的亲切感”。但踏上少时成长的这片土地时,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破败的景象,尤其是自己家的祖宅,更是不复当年模样。失望至极的木心写下《乌镇》一文:“在习惯的概念中,‘故乡’,就是‘最熟识的地方’,而目前我只知地名,对的,方言,没变,此外,一无是处……”并在文中发狠说:“永别了,我不会再来。”

当这篇发表在《中国时报》上的文章传到乌镇景区负责人的手中时,他们大为触动,努力保护开发乌镇的同时,感情邀请这位远行的游子再回来看看。但木心身已去,心已远,他怕再被故乡挑动那根失望的神经,选择了拒绝。

一晃五年过去了,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出版,这也是木心的著作首次在大陆出版发行。借此契机,故乡乌镇再次感情邀请,并将孙家祖宅修缮一新,等待倦鸟归巢。这位漂泊大半生的游子,在思乡之心的驱使下,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。看到焕然一新的家乡,很受感动,欣然选择在此安度余生。在乌镇生活的日子里,年迈的木心不遗余力地将横溢的才华诉诸笔端,接连写出了七部传世佳作。

这就是文人的故乡情结,是起点,也是终点。

跳起来。可是生活慢慢告诉我一个道理:人生不必用力过猛,很多目标是你拼尽全力也无法实现的。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,已经过了不惑之年。后来,我一直在调整自己。渐渐地,我学会了知足常乐,随遇而安,学会了乐天知命,无为而治。风吹哪页读哪页,挺好的。

人生的码头,百舸千帆过尽,繁华热闹散去,剩下的平静和淡定才是最美的。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,不再为了很小的得失耿耿于怀,也不再为不能得偿所愿失落不已。得到失去都随缘,来的去的都由它,是非成败不挂心,恩怨纠葛抛脑后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人不那么执拗了,就像一棵树舒展开枝叶一样,美好繁茂起来,连呼吸都那么轻松。

那天听到一首歌:“风吹哪页读哪页,谁爱我我爱谁。风若不吹我自翻,无人爱我我自爱……其实快乐本身很简单,降低欲望和期待……”歌词不错,快乐万岁。不过我连“风若不吹我自翻”也懒得,风吹我就看,风不吹就拉倒。

风吹哪页读哪页,花开哪朵看哪朵,水流哪里去哪里,云飘哪里到哪里……人生的风景千回百转。如果你还年轻,如果你执念过深,请相信时间的力量和年龄的恩赐:走着走着就豁然开朗了,过着过着就轻松自在了,活着活着就通透明白了。

收藏小路

□安徽铜陵 章铜胜

沿着一条小路,往更深处走,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。

在河与路之间,有一条宽阔的绿化带,栽了多种乔木和一些灌木,空的地方种了草皮。经常从那儿路过,总是很匆忙,没有细看。那年冬天,有一日清晨路过,看到绿化带里的梅花开了。于是,从绿化带中的碎石小路走进。小路两边散植了数十株梅树,此时,梅花开了,浓霜凝结在墨色的梅花与红色的梅花花瓣,洁白晶莹。我在小路上来回走了几趟,边走边看,还伸手试了试霜的冷意和梅花花瓣的柔软。此后,我连续去了几次,在午后或是清晨。那条小路,是我的“梅花小径”。我独自去,独自回,仿佛它是独属于我的,被我收集并珍藏着。

小城东南的凤凰山上,有一处滴水崖,是两山之间的一处断崖。水从崖上跌落,雨季时,落水如瀑;旱季时,泼珠溅玉,颇为可观。崖上,是一片山间的空阔地,村民多种凤丹。凤丹根可入药、花可食、籽可榨油。往山上走,有一处泉眼,水流终年不竭。我常从山边小路走到崖上,再沿着崖上的小路,往山谷的深处走。春天,山上的凤丹花开,白花如玉版雕琢而成,粉红色的花羞如人面。山上草木新绿,野花漫漫,青草夹径,生机盎然。一个人走在路上,被植物的清新气息和各种花香包围,无比惬意。眼前,时有蝴蝶和蜜蜂飞过,色彩缤纷,嗡嗡嗡嗡。夏日山间小路,在林荫下,时有山风吹来,泉水淙淙,蝉噪林静,适宜坐在树下的山石上小憩。秋天,满山的叶子,红、黄、赭、绿,乱纷纷的热闹。入冬后,上山去的时候少了,我不喜欢看到满目萧瑟的场景。可山谷间的那条小路,却收藏了我几个春夏秋冬里的一些片段时光。

有一年深秋,去皖南徽州的一个古村落。村子依山而建,民居高低错落。村中道路不宽,多数地方是山石砌就的石阶,人家门前也不宽敞,没有院落。村里行人稀少,游人更少见。在村子里漫步,走过一户户人家,因为离人家近,没有了那份陌生和隔离感,仿佛在自家门前散步一样自在。村子的最高处,人家更稀疏,路也更窄。我往山下望,刚才还需仰望的人家,已在眼底,坡上那棵高过屋顶的柿子树,却在眼前,所见便不同了。那棵柿子树上挂着不少橘红的柿子,在灰黑的屋脊、黄昏的暮色和灰蓝的炊烟之间,醒目如画,非常耐看。我站在不规则的石块铺成的小路上,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,听着村子里鸡鸣狗吠和人声的喧闹,忽然就想回家了,真的希望这个村子里有一扇门是为我而开的。村中的那些小路,对于我来说,是那样的亲切,希望每一条,都是带我回家的路。

菜场奇遇鱼腥草

□扬州 徐永清

喜爱美食,喜欢烹饪,是故,咱是菜市场的常客。前不久我去买菜,见个大嫂在卖鱼腥草。问问价格,一块钱一两。我们这儿没人吃鱼腥草,连认识的都没几个。原来这大嫂是成都人,在我们这儿卖菜为业,回乡探亲多带了点鱼腥草,一时吃不完,便拿到菜场碰碰运气,没想到一连几天没人问津。这让我想到“鲁人徙越”这个成语;鲁人虽身善织纆,妻子也善织缊,可越人跣行、被发,注定没有市场。

早年间,我不认识鱼腥草,只是听人说过,在书本上看人描写过,至于口味怎样,挺叫人好奇的,还有几分向往。有一年我去大理旅行,见餐馆有鱼腥草卖,七八种凉菜组合在一起,任意挑选,两块钱一份,盘子装满了为算。此时此刻,当然不能错过品尝的良机。光是鱼腥草,我就要了半个盘子的分量。凉拌的鱼腥草,火柴棒长短粗细,白生生的,很是招人喜爱。尝尝吧,以慰思慕已久的心绪。满满地夹了一筷子,朝嘴里一送,嚼嚼,妈呀!什么味?一股浓烈的鱼腥味,还是生鱼的味道,还夹杂着土腥味。这叫人怎么吃?我硬着头皮吃了几根,说实话,实在是接受不了,也不敢恭维。俗话说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你不爱吃的食品总有人喜欢,这在哲学上叫“存在即合理”。

记得有次出差,我从贵州的铜仁要去湖南的凤凰,途中需到湖南的怀化转车。鱼腥草大都产于云、贵、川、湘一带,论吃鱼腥草,犹以怀化人为最。中午怀化的文友请我吃饭,文友小李热情有加,在诸多的菜肴之中,他还特意点了一盘鱼腥草炒鸡蛋,看到此菜我是一点食欲都没有。席间此君不仅连连劝菜,还要奉菜。人家一片热心,也不能“黄”了人家的面子,我强作欢颜,勉强食用。好在我有大理初食的经历,加之我的适应性很强,多少还是吃了点。

女儿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MBA,很快就要再度走向社会。小女颇有志向,立志要外出创业。要外出,首先在饮食上要过关,食性要强要广。出国前夕,我搞了点鱼腥草让她辨尝,一进嘴,她的五官立马全都凑到了一起,就像吃了黄连,吃了芥末一样。不过她还是坚强地吃下去了,也算是对鱼腥草有个初步的感性认识,知其深浅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外面的世界也有好多难以接受的食物与事物。常言道: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。”要生存,首先需要的是勇气。小女大胆地品尝鱼腥草,可见其勇敢的精神。我祝愿她在人生的道路,永葆这种锐气。